

紀昀以「現境生情」評蘇軾〈次韻久旱已而甚雨三首〉的意涵解析

Ji Yun, with "environmental hygiene conditions now," comments Su Shi <rhyming after a long arid rain three songs> The Meaning resolve

楊宗錫

Yong-Xi Yang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科學組講師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ir For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摘要

紀昀以「現境生情」評論蘇軾〈次韻久旱已而甚雨三首〉的和詩創作。筆者借用勞思光所謂「發生意義」與「本質意義」的概念，從「次韻」的角度，探討蘇軾此組詩歌創作上的「發生意義」；進而就其詩歌內容所反映作者的創作理念、思想、人格等「本質意義」進行解析，從而認為紀昀所謂「現境生情」的修辭意涵，即在於觸發的客體是現實生活的境遇，觸發的則是詩人這個創作主體，在真實的境遇體驗及深刻的內心省察中，搖盪其性靈，激動其思緒，同時以溫厚高尚的品節涵養為底蘊，無論寫事敘物抒志，皆能意切情真，故雖是唱和之作，亦能創作出超塵脫俗的作品。就讀者而言，透過了解作者的人生遭遇與品格，更能深入涵詠體會其作品佳妙、感人之所以。

< rhyming after a long arid rain three songs > and Poems by Ji Yun "now environment hygiene conditions," comments Su Shi. I borrowed the concept of Louth light called "occurs significance" and "essential meaning" from "According to rhyme" point of view, to explore Sushi This group poetry on "occurs significance"; thus their poems reflected the author's ideas, personality , creative ideas and other "essential meaning" be resolved so that the rhetoric meaning Ji Yun-called "environmental hygiene conditions now", namely that the trigger object is real life situation, triggered the creation of this body is the poet, in a real Circumstances of experience and profound inner introspection, and shaken their soul, their thoughts excitement, while good-natured festival noble product conservation heritage, no matter what Syria was Shu-write, able to love true meaning to cut, although it is joined in the chorus of the work, It can also create otherworldly works. To readers, by understanding the author's life experience and character, more in-depth experience of their work is going on Han Yong, touching lies.

關鍵字：蘇軾，紀昀，次韻，久旱已而甚雨

壹、前言

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蘇軾(1037-1101)謫居黃州的第二年，因故人馬正卿的協助，得於舊營地開墾，過起躬耕生活，為此作了〈東坡〉詩八首，詩中提到：「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¹表露了大旱之年，墾拓於貧瘠之地的艱辛。翌年，蘇軾在黃州的生活仍然窮苦，從其所作詩：「吟詩我作忍飢聲」²、「故人如念我，為說瘦樂樂」³、「空床歛敗絮，破竈鬱生薪；相對不言寒，哀哉知我貧」⁴，便可知其窮困生活之梗況。雖然是努力勞作，「東坡有奇事，已種十畝麥」⁵，但「嗟我五畝園，桑麥苦蒙翳」⁶，於荒地耕種的辛勞依舊無所回報，其中一項重要的原因，便是長期的乾旱不雨。終於，久旱逢甘霖，然而此一歡欣樂事卻是短暫的，天意的鐘錘向另一端擺盪反而降下暴雨，使得莊稼再度遭受摧殘。這些過程，因為孔平仲的贈詩⁷，於是蘇軾有〈次韻久旱已而甚雨三首〉的和詩創作。⁸

¹ 《蘇東坡全集》卷十二〈東坡八首并敘〉之一（中國書店，1986年6月），頁175。

² 同註1，卷十二〈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之一，頁176。

³ 同註1，卷十二〈送安節十四首〉之一，頁178。

⁴ 同註1，卷十三〈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頁185。

⁵ 同註1，卷十二〈陳季常見過三首〉之一，頁181。

⁶ 同註1，卷十三〈問大治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頁183。

⁷ 孔平仲，字毅父，一作義甫，清江三孔之一，治平二年進士。清江三孔為孔文仲及其弟武仲、平仲，於元祐、熙寧之間，與蘇軾、蘇轍並以詞章聞名於世。黃庭堅有「二蘇聯璧，三孔分鼎」之語。南渡後，蘇氏之文盛行，孔氏之文皆散佚。慶元中蓬知臨江蒐集其文為《清江三孔集》四十卷，凡文仲集二卷，武仲集十七卷，平仲集十一卷。而此處孔平仲的贈詩已不傳。

⁸ 此組詩歌，《東坡全集》卷十三題為〈次韻孔毅父

這組詩歌雖為次韻之作，但事實情真，筆者反覆研讀，覺其意態昂揚曠達，文氣雄奇豪邁，非一般酬唱遊戲文字之屬，深刻反映了蘇軾在黃州第三年的人生境遇與精神面貌。只是此詩既不受今人普遍關注而熟稔，翻閱現代所編宋詩選集、蘇軾詩選集等類書籍中亦極少見⁹，以之為題且聚焦於詩歌本身或相關詩評的論文也是闕如¹⁰；然而，此組詩歌古人卻未忽略，如紀昀(1724-1805)便給予「妙俱從自己現境生情，不作應酬泛語。凡和詩，最忌作應酬，人與己兩無涉」的評價。¹¹

紀昀這條評論，特別是其中的「現境生情」，在筆者研讀時引發了應該如何予以詮釋的思考：單純字面上的意思？或者蘊含藝術創作上怎樣的深層意義？與蘇軾寫作此組詩歌有怎樣的關連？紀昀為何要以此評論蘇軾的詩歌？

為分析紀昀的評論與蘇軾這組唱和詩創作的相關問題，筆者借用勞思光(1927-2012)所謂「發生意義」與「本質意義」的概念以

久旱已而甚雨三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第1107冊，1983年，頁210）。《蘇東坡全集》卷十三則題為〈次韻久旱已而甚雨三首〉。本文詩題及文本採用《蘇東坡全集》，全詩見於本文附錄。

⁹ 筆者查閱過的如：《宋詩三百首新譯》李夢生選譯（台北市：建安，2001年）、《宋詩名篇賞析》殷光熹撰（北京市：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1992年）、《宋詩精華》鄧南、陳明貞選注（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92年）、《宋詩精選》程千帆編選（江蘇省：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年）、《宋詩選註》錢鍾書選註（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1958年）、《宋詩三百首》金性堯選注（台北市：文津，1987年）、《蘇軾選集》王水照選注（台北市：萬卷樓，1991年）等，皆未選入此組詩歌。

¹⁰ 筆者所查見者，皆為於文中做連帶評，僅就此組詩歌做提點式的引敘、論述。

¹¹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第二冊〈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十一·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頁941。

架構本文。勞思光曾經說，一事如何發生是一問題，一事有何種內含意義又是另一問題，前者是所謂的「發生意義」，後者為「本質意義」，「發生意義」與「本質意義」不同。¹²

本文首先從「次韻」的角度，探討〈次韻久早已而甚兩三首〉創作上的「發生意義」；進而就其詩歌內容所反映蘇軾的創作理念、思想、人格等為「本質意義」，進行紀昀所謂「現境生情」意涵的解析。

貳、〈次韻久早已而甚兩三首〉的「發生意義」

〈次韻久早已而甚兩三首〉詩題中的「次韻」表明此組詩歌為唱和之作。南宋陸游(1125-1210)曾指出唱和詩在押韻體製上的變化：

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之，而不盡同。有用韻者，謂同用此韻耳；後乃有依韻者，謂如首倡之韻，然不以次也。最後始有次韻，則一皆如其韻之次，自元、白至皮、陸，此體乃成，天下靡然從之。¹³

依陸游所言，唱和詩從不和韻、押同一韻部的「用韻」、押相同韻字但次序不同的「依韻」，演變的情況是押韻的限制越來越大；特別是「次韻」所用之韻字、次序皆需與原詩

相同，猶似步步追隨，故又稱「步韻」。和詩若以次韻為之，因為韻腳早已固定，寫作最為不易；倘若原作用險韻、窄韻，更是難上加難。這彷彿帶著手鐐腳銬跳舞，致使作詩便是玩弄音韻、遊戲文字，如此講求「押韻必有出處」，亦是南宋嚴羽（約 1192-1245）所謂「以文字為詩」指涉的內涵之一。¹⁴清人吳喬（1611-1695）則引施愚山之說，嚴厲抨擊「步韻」極其束縛詩歌創作，並非做詩，而是「做韻」：

余謂古人重詩而輕韻，故〈十九首〉以下多有重韻之詩；後人重韻而輕詩，見重押者駭為異物耳。施愚山謂步韻者是做韻，非做詩。余謂自唐以來，以意湊韻，重韻輕詩者，皆是做韻。……今有癰疥而為害甚大，本舉手可除，而人樂此美，固留不舍，習以成風，安然不覺者，是步韻和人詩。……限以一韻，即束詩思。唐時試士限韻，主司因得易見高下耳。今日何可為之耶？若又步韻，同於桎梏，命意布局，俱難如意。¹⁵

吳喬認為用韻不過是詩歌體製的一個特徵，整體仍須以詩歌的內容意義為主，但步韻設下苛刻的限制，桎梏創作者以內容湊和韻腳，如此重韻而輕詩是本末倒置，是應該革除的不良風氣。

¹² 參見勞思光《中國哲學史》（台北市：三民書局，1984年1月），頁105。書中解釋周人制禮一事的「發生意義」及「本質意義」說：欲加強中央統治之力量，是發生條件；但此種禮制之內含意義則是透露出「人之地位之肯定」；此一肯定在文化歷程中之意義，亦不受周人加強中央權力一動機之影響。

¹³ 宋·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跋呂成甫和東坡尖義韻雪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第1163冊，1983年），頁541。

¹⁴ 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第1480冊，1983年），頁811。

¹⁵ 清·吳喬《圍爐詩話》卷一（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第1697冊，1995年），頁580-581。又案：施愚山，安徽宣城人，本名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為清初著名詩人，最有名的學生當屬清代文學家蒲松齡。

然而，次韻的風尚從唐朝開始，至宋代仍延傳不息，金人王若虛(1161-1243)不滿於此一現象，連帶對蘇軾的次韻之作提出批評：

次韻實作者之大病也，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尚，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于天全多矣。¹⁶

據王若虛此說，蘇軾詩集中的次韻之作幾乎有三分之一，不可謂之不多。趙仁珪(1942-)於《宋詩縱橫》中也說：「蘇詩在內容上也有缺失，這主要表現在應酬之作過多，據有人統計，蘇軾所作和韻詩即有八百多首，有些還是四和、五和，這類詩大抵內容貧乏，缺少真情，不足稱道。」¹⁷處在當時和韻互答的文壇風尚中，蘇軾酬作頻繁，某些唱和詩難免流於虛應形式，為展現技巧以致妨害詩意的自然天全，產生內容貧乏少真情之作。但不可否認的是，蘇軾確實也創作了眾多傑出的唱和詩，同樣獲得詩評家的肯定，以下舉紀昀所評數首為例：

〈和子由澠池懷舊〉——「意境恣逸，則東坡本色。」¹⁸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字字深穩，句句飛動。如此作和韻詩，固不嫌於和韻。句句似杜。難韻巧押，騰

擲處全在用比。結意蘊藉，此為詩人之筆。」¹⁹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興象深微，說來濃至。」²⁰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吳詩不傳，不知原唱之意，亦遂不甚解和之意。就文論文，筆力故為超拔。」²¹

可知，唱和次韻還是可以創作出令人讚賞的好詩。一般詩人視次韻為鐐銬障礙，困難重重；但在蘇軾那裏，仍有足夠的能力駕馭驅遣，不受韻字囚困，許多作品無論在命意構思、筆力風格上，都有讓人忘其為次韻之作的特出成就。〈次韻久早已而甚兩三首〉亦然。

從詩題看，本組詩為唱和之作，這是無庸置疑的「發生意義」。孔平仲的贈詩早已不傳，故不知蘇軾在內容上如何與之相和；並且如陸游所言，和詩在用韻上有四種體制，蘇軾卻選擇了束縛最大的「次韻」形式，因未見到相關文獻說明，亦不知其當下的動機為何。但如前言所述，此詩事實情真，紀昀給予「妙俱從自己現境生情，不作應酬泛語。凡和詩，最忌作應酬，人與己兩無涉」的評價，因此無論從詩意或詩評來看，並不屬於王若虛所謂「窮極技巧」而「害于天全」一類的遊戲之作，筆者以為其中道理便在於此組詩歌內含的「本質意義」。

參、〈次韻久早已而甚兩三首〉的「本質意義」

¹⁶ 金·王若虛《滄南集》卷三十九〈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第1190冊，1983年)，頁473。

¹⁷ 趙仁珪《宋詩縱橫》下卷·縱篇〈蘇軾〉(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6月)，頁182。

¹⁸ 同註11，第一冊〈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和子由澠池懷舊〉，頁65。

¹⁹ 同註11，第一冊〈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次韻張道安讀杜詩〉，頁197。

²⁰ 同註11，第三冊〈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十三·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頁1385。

²¹ 同註11，第三冊〈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十六·次韻吳傳正枯木歌〉，頁1540。

如前所述，事件的內含意義即其「本質意義」。至於〈次韻久早已而甚雨三首〉的「本質意義」如何使其有別於一般酬作的唱和詩，而獲得紀昀「妙俱從自己現境生情」之評價？本節將以詩歌內容所反映蘇軾的創作理念、思想、人格等「本質意義」為基礎，進行紀昀所謂「現境生情」意涵的解析。

一、「有觸於中而發於咏歎」——蘇軾的創作理念

紀昀「現境生情」的說法，乍看不過是「由景生情」這樣一種詩人創作靈感因觸物感事而生、隨遇而發的論點；但筆者以為紀昀這論點還強調了一個「真」的概念；意即，此組詩歌雖為唱和而作次韻，但並未為文造情，更沒有受限於次韻的體製而斷喪蘇軾本人的個性與生命經歷；此詩佳妙之處，在於真實呈現了作者處境、情感，以及思想品格。

紀昀這一論點契合蘇軾文藝思想中主張文學創作應該有現實生活真實體驗與感受的理念；於〈南行前集敘〉中，蘇軾說：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咏歎。²²

己亥之行，所指為嘉祐四年蘇軾與其父蘇洵、弟蘇轍第二次由蜀入京。途中蘇軾寫下〈牛口見月〉、〈入峽〉、〈江上看江〉、〈屈原塔〉、〈巫山〉等詩。此序中，蘇軾回憶自己作詩的情形，同時發表了對文學創作的見解，從中可知蘇軾認為主觀的興會靈感，無非是客觀世界對人耳目心靈的刺激反映。然而，客觀世界除了自然山水，還有更重要的社會生活，因此蘇軾除了說「游遍錢塘湖上山，歸來文字帶芳鮮」²³，亦曾說「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²⁴，意即要有現實生活的基礎，才能激發自己的情感思想而創作。進一步蘇軾認為，有現實生活的切身感受，發而為詩，才會有好詩；曾說：

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人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²⁵

此處所舉，為陶淵明〈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第二首詩中的名句，蘇軾認為作者若無親身體驗，無法寫出如此佳妙內容；而讀者若無類似的切身感受，也無法理解其中的妙處。確實，蘇軾這段議論是有所本，並非憑空而發的，其著名的〈東坡〉八首，便是這種耦耕經驗的真實寫照；於其詩序中，蘇軾寫道：

余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為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

²² 《東坡全集》卷三十四〈南行前集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第1107冊，1983年），頁478。

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第1107冊，1983年），頁478。

²³ 同註1，卷九〈送鄭戶曹〉，頁134。

²⁴ 同註1，卷二〈次韻張安道讀杜詩〉，頁56。

²⁵ 《東坡志林》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第863冊，1983年），頁88。

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²⁶

蘇軾對陶淵明詩句有深刻的感觸，正在於蘇軾本人同樣也有艱辛的躬耕生活體驗，進而領會其妙處；而其〈次韻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也是在這樣的情境中創作出來，完全是蘇軾「有觸於中而發於咏歎」的文藝思想的體現。

〈次韻久旱已而甚雨三首〉描述蘇軾躬耕東坡第二年（謫居黃州第三年）卻久旱不雨的遭遇，第一首寫「久旱」，第二首寫「得雨」，第三首寫「甚雨」，切合「久旱已而甚雨」詩題，為便於介紹，筆者依內容性質將之拆解整理，大致如下：

（一）描寫在黃州時躬耕於茨棘瓦礫荒地，天又久旱不雨的艱辛，如：「飢人忽夢飯甑溢，夢中一飽百憂失」、「去年太歲空在酉，旁舍壺漿不容乞；今年旱勢復如此，歲晚何以黔吾突」、「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刈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夜來飢腸如轉雷」。此外，「我生無田食破硯，爾來硯枯磨不出」，不但暗示了物質生活的匱乏，在文化精神方面也同樣艱澀。

（二）「蓬蒿下濕迎曉耒，燈火新涼催夜織」，借寫景以襯托久旱後得雨之欣喜；然而「奔流未已坑谷平，折葦枯荷恣漂溺」、「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無田憂入室」，描寫老天作弄人，反受雨勢過甚之苦。

（三）貶謫黃州，躬耕東坡又遭逢久旱、豪雨，但蘇軾仍表露「形容可似喪家狗，未肯弭耳爭投骨」、「腐儒竈糲支百年，力耕不受衆目憐」的精神格調，以及艱難處境中「褰

裳一和快哉謠，未暇飢寒念明日」、「不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杯」的曠達懷抱。

（四）於現實生活層面，就事論事，「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會當作塘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明年共看決渠雨，飢飽在我寧關天」，思考如何作塘遮泉以儲水，表達以人力克服天災的治事智慧。

以上咏歎的雖是當下生活遭遇與心境，但若將之置入蘇軾生命歷程中省視，更可以體察此詩從現境所生之情是何等真實而深刻。

二、「悲哀的揚棄」——蘇軾於黃州前三年的生命歷程與情懷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曾於《宋詩概說》中如此說道：

宋詩好談哲理，而且觀察人生及其周圍的世界情況時，喜從大處著眼。這是一種視界最為開闊的達觀態度。這種達觀的態度產生了對人生的新看法。我以為這才是宋詩最大的特性，也是與從前的詩最顯著不同之處。新的人生最大的特色是悲哀的揚棄。宋人認為人生不一定是完全悲哀的，從而採取了揚棄悲哀的態度。過去的詩人由於感到人生充滿悲哀，自然把悲哀當作詩歌的重要主題。只有到了宋朝，才算脫離了這種久來的習慣，而開創了一個新局面。²⁷

吉川幸次郎還認為，擺脫以悲哀為主的抒情傳統，這個任務是由蘇軾完成的，雖然在蘇

²⁶ 同註1，卷十二〈東坡八首并敘〉，頁175。

²⁷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序章·第七節〈宋詩的人生觀——悲哀的揚棄〉（台北市：聯經出版社，1977年4月），頁32。

軾之前，如歐陽脩、梅堯臣已有此一傾向，卻只是有意無意或消極的保持平靜的心境。然而蘇軾達觀的哲學思想，使之積極有意的、從容的用各種眼光觀察多方面的人生現實，達到超越悲哀的境界。吉川幸次郎進一步認為，蘇軾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充實而令人感佩，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蘇軾溫厚偉大的人格。²⁸這些話雖是泛論宋詩及蘇詩的特質，但用來審視〈次韻久早已而甚雨三首〉同樣貼切。

謫居黃州之初，在烏台詩案造成的心理陰霾中，蘇軾自稱「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理由是「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²⁹；然而，不得簽署公事而閒居無一事之身³⁰，加上文人習癖，從「來詩愈奇，欲和，又不欲頻頻破戒，自到此唯以書史為樂」中所表露³¹，又怎可能完全斷絕詩文創作的慾望。故而此一時期蘇軾所作詩文的字裏行間，便處處呈顯出一種恐懼戒慎的情緒，詩如「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裡狂言醒可怕」³²、「饑寒未至且安居，憂患已空猶夢怕」³³，對過去的一場文字獄經歷以及將來是否還會有類似的災禍，餘悸猶存。而貶謫的遭遇，亦讓蘇軾於多處詩歌中自稱「楚囚」、「逐客」、「幽人」、「放臣」，如「君已思歸夢巴峽，我能未到說

黃州；此生聚散何窮已，未忍悲歌學楚囚」³⁴、「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³⁵、「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³⁶、「索漠齊安郡，從來著放臣；如何風雪裏，更送獨歸人」³⁷，表現出遷客騷人徬徨、沉痛、不平的感慨，以及忠而被謗、報國無望的怨悱之嘆、寂寞之感。

然而，這些情緒意態，以及蘇軾所關注的對象，於窮苦困頓中慢慢都有了轉變。如，偶然獲贈古銅劍、揩巾，即重新激起潛伏的報國熱忱：「蘇子得之何所為，崩鏃彈鋏詠新詩。君不見凌煙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拄頤」³⁸、「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³⁹。在心境上，「幸茲廢棄餘，疲馬解鞍馱。全家占江驛，絕境天為破。饑貧相乘除，未見可弔賀。澹然無憂樂，苦語不成些」⁴⁰，於廢棄之身的失意中轉念，慶幸家人尚能聚首，期勉自己保持澹然無憂無樂，這是從「逐客」、「幽人」的絕望看到希望，轉悲傷向達觀，化愁苦為灑脫。此外，還自食其力，躬耕東坡；進一步更激勵自己與友人「努力莫怨天，我爾皆天民」。⁴¹更重要的是雖處在貶謫的境地，其心思也不忘一向關懷的生民，而敢於寫下「縣吏催錢夜打門」⁴²、「不辭脫褲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

²⁸ 同上註，第三章·第二節〈蘇軾〉，頁144。

²⁹ 《東坡全集》卷八十一〈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第1108冊，頁303。

³⁰ 〈到黃州謝表〉：「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勅責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東坡全集》卷六十七，第1108冊，頁101。）又〈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同註1，卷十一，頁169。）

³¹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卷六十四〈與王定國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353冊，頁209。

³² 同註1，卷十一〈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頁168。

³³ 同註1，卷十一〈次韻前篇〉，頁168。

³⁴ 同註1，卷十一〈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携手河堤上作此詩〉，頁165。

³⁵ 同註1，卷十一〈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頁165。

³⁶ 同註1，卷十一〈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頁168。

³⁷ 同註1，卷十二〈伯父送先人下第歸蜀詩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安節將去為誦此句因以為韻作小詩十四首送之〉：「索漠齊安郡，從來著放臣；如何風雪裏，更送獨歸人。」頁178。

³⁸ 同註1，卷十二〈武昌銅劍歌并敘〉，頁171。

³⁹ 同註1，卷十三〈謝陳季常惠一揩巾〉，頁183。

⁴⁰ 同註1，卷十二〈遷居臨泉亭〉，頁172。

⁴¹ 同註1，卷十三〈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頁185。

⁴² 同註1，卷十一〈陳季常所畜朱陳村嫁娶圖二首〉，

癡」⁴³、「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⁴⁴等反映社會現實的詩歌。

以上的一切，都是蘇軾在心境、態度上的調適轉變。然而貶謫黃州的第三年，政敵未鬆手、天子未回心轉意，政治人事上莫說看不到曙光，就連老天爺也施予嚴苛無情的考驗；先是久旱不雨，好不容易盼得甘霖卻又豪雨成災，東坡上辛勤耕種的莊稼也從枯槁而直接摧折漂溺。然面對重重打擊，蘇軾並未被擊垮，未因此而灰心喪志，於創作〈次韻久旱已而甚雨三首〉的當下，反而寫出「陰陽有時雨有數，民是天民天自恤；我雖窮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可似喪家狗，未肯弭耳爭投骨」、「不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杯」等詩句⁴⁵，將人事天候的困頓，全都轉化為對天意的曠達釋懷，迸發成對自身「固窮」情操的歌詠。筆者以為這種於逆境中超拔的情懷，即吉川幸次郎所謂「悲哀的揚棄」。

以上所引吉川幸次郎的意見中，關於「蘇軾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充實而令人感佩，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蘇軾溫厚偉大的人格」，筆者認為值得再深入思考，即是作者人格對讀者的影響。《周易》有言：「修辭立其誠。」此一命題提出修辭和人的道德修養必須有密切的關連，立言修辭的內容必須真實，態度則必須忠信。溫科學(1953-)對此解釋說：

「修辭立其誠」把作為客體的語言與作為主體的人視為一個和諧的整體，既要求有真誠的品德思想，又要求有完善的言辭，並且強調人之「誠」對

修辭的主導作用。⁴⁶

雖然，從實際創作的角度而言，作者人格與作品之間不一定存在密切的關係，否則也不會有「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的喟嘆。然而誠如溫科學所言，《周易》「修辭立其誠」的命題不只是體現中國文化的價值觀，立言修辭要遵守真誠信實的道德準則，甚至就是中國文化的基因。因此，從讀者的角度來說，不了解作者，並不妨害其獨立地欣賞作品本身，但了解作者生平、人格之後，對作品的解讀確實會產生微妙的影響。

故而可以說，蘇軾此組詩歌感人的效果，最重要的即來自於其所謂「有觸於中而發於咏歎」的創作態度，而此處的「中」除了淺層意義指內心情感思想外，還包含深層的人格質素——不僅僅是作者筆墨於一詩一文的情操，而是生平行誼風範的總和。而無論是淺層意義的情感思想，或深層的人格質素，全都真誠的體現在創作之中，從而感動讀者。

同理，筆者以為紀昀「妙俱從自己現境生情」中的「情」，亦當如此詮釋。

筆者之所以這樣認為，此因紀昀論詩主「溫柔敦厚之教」，不全然認同「詩窮而後工」之說，不認為作品的好壞與人生的窮達有必然關係，從而提出「文章如面，各肖其人」的看法，曾說：

鍾鼎山林，各隨所遇，亦各行所安。巢由之遁，不必定賢於皋夔；沮溺之耕，不必果高於洙泗。論人且爾，況於論詩！乃詞涉富貴，則排斥立加；語類幽棲，則吹噓備

頁 168。

⁴³ 同註 1，卷十二〈五禽言并敘〉之三，頁 172。

⁴⁴ 同註 1，卷十三〈魚蠻子〉，頁 183。

⁴⁵ 同註 1，卷十三〈次韻久旱已而甚雨三首〉，頁 187。

⁴⁶ 溫科學，《中西比較修辭論——全球化視野下的思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10 月），頁 46。

至。不問人之賢否，並不論其語之真偽，是直詭語清高，以自掩其穢行耳，又豈論詩之道耶！⁴⁷

又說：

然謂詩窮而後工者，亦自有說。夫通聲氣者驚標榜，居富貴者多酬應，其間為文造情，殆亦不少，自不及閒居恬適，能翛然自抒其胸臆，亦勢使然矣。惟是文章如面，各肖其人，同一坎坷不偶，其心狹隘而刺促，則其詞亦幽鬱而憤激……其心澹泊而寧靜，則其詞脫洒軼俗，自成山水之清音……斯真窮而後工，又能不累於窮，不以酸側激烈為工者，溫柔敦厚之教，其是之謂乎！⁴⁸

紀昀論文注重「人之賢否」、「語之真偽」，而所謂其心「狹隘而刺促」或「澹泊而寧靜」，便是指詩人的性情品格與作品內容真誠虛偽之間的關係。故而筆者認為紀昀評蘇軾此詩「妙俱從自己現境生情」，其「情」概念的內涵，除了蘇軾此詩如實敘事而反映出真情外，更應當包含蘇軾內心情感思想與人格質素。

肆、結語

綜合以上所述，筆者以為蘇軾雖為和詩，但「有觸於中而發於咏歎」的寫下〈次韻久旱已而甚雨三首〉，無論是描敘的場景或

情感，都真實呈現蘇軾謫居黃州時期躬耕生活的一個側面，同時也反映出蘇軾的品格與思想特質，不可視為一般應酬次韻的泛泛之作而等閒視之。紀昀因認為「凡和詩，最忌作應酬，人與己兩無涉」，從而對蘇軾此組詩歌作出「妙俱從自己現境生情，不作應酬泛語」的評論，正是發掘出並提示吾人注意其蘊藏的「本質意義」，即在於——觸發的客體是現實生活的境遇，觸發的則是詩人這個創作主體，在真實的境遇體驗及深刻的內心省察中，搖盪其性靈，激動其思緒，同時以溫厚高尚的品節涵養為底蘊，發而為咏嘆，形諸於筆墨，無論寫事敘物抒志，皆能意切情真，彷彿自肝肺中流出，故雖是唱和，亦可創作出不流於形式、非敷衍無味，而能超塵脫俗的作品。就讀者而言，除了本身閱歷與文化修養的因素影響之外，透過了解作者的人生遭遇與品格，更能深入涵詠體會其作品佳妙、感人之所以，正如蘇軾閱讀陶潛，後人閱讀蘇軾一樣。

而這樣的「本質意義」，也正是紀昀「現境生情」觀點深層的意涵。

附錄、〈次韻孔毅父久旱久而甚雨三首〉 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 年

其一

飢人忽夢飯甑溢，夢中一飽百憂失；
只知夢飽本來空，未悟真飢定何物。
我生無田食破硯，爾來硯枯磨不出。
去年太歲空在酉，旁舍壺漿不容乞；
今年旱勢復如此，歲晚何以黔吾突。
青天蕩蕩呼不聞，況欲稽首號泥佛。
甕中蜥蜴尤可笑，跂跂脈脈何等秩。
陰陽有時雨有數，民是天民天自恤。
我雖窮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形容可似喪家狗，未肯弭耳爭投骨。倒冠落
幘謝朋友，獨與蚊雷共圭華。

⁴⁷ 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一冊·第九卷〈瀛奎律髓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頁183。

⁴⁸ 同上註，第一冊·第九卷〈月山詩集序〉，頁195-196。

故人嗔我不開門，君視我門誰肯屈。可憐明月如潑水，夜半清光翻我室。
風從南來非雨候，且為疲人洗蒸鬱。褰裳一和快哉謠，未暇飢寒念明日。

其二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
今年刈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
平生懶惰今始悔，老大勤農天所直。
沛然例賜三尺雨，造化無心悅難測。
四方上下同一雲，甘霖不為龍所隔。
(俗有分龍日)蓬蒿下濕迎曉未，燈火新涼催夜織。

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牆東人響屐。
奔流未已坑谷平，折葦枯荷恣漂溺。
腐儒龕竈支百年，力耕不受衆目憐。
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
會當作塘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
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明年共看決渠雨，飢飽在我寧關天。
誰能伴我田間飲，醉倒惟有支頭甌。

其三

天公號令不再出，十日愁霖併為一。
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無田憂入室。
不如西州楊道士，萬裡隨身惟兩膝。
沿流不惡汭亦佳，一葉扁舟任漂突。
山芎麥麴都不用，泥行露宿終無疾。
夜來飢腸如轉雷，旅愁非酒不可開。
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
不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杯。

徵引書目 (依徵引序順排列)

1. 《蘇東坡全集》，中國書店，1986年6月。
2. 《東坡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3. 曾棗莊、曾濤 編《蘇詩彙評》，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
4.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台北市：三民書局，1984年1月。
5. 宋·陸游《渭南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第1163冊，1983年。
6. 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第1480冊，1983年。
7. 清·吳喬《圍爐詩話》，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第1697冊，1995年。
8. 金·王若虛《滹南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第1190冊，1983年。
9. 趙仁珪《宋詩縱橫》，北京市：中華書局，1994年6月。
10. 《東坡志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第863冊，1983年。
11.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12.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台北市：聯經出版社，1977年4月。
13. 溫科學《中西比較修辭論 全球化視野下的思考》，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10月。
14. 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